

语言教学与研究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第三集

北京语言学院

語言教學與研究

YU-FAH TEACHING AND TANSU

第三集

北京師範學院

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三集

北京语言学院

1978.5

目 录

谈谈普通话变调中的两个小问题	徐世荣	1
关于汉语语音的若干问题	钟 棣	8
北京语音表在教学上的使用	胡炳忠	16
汉朝语音对比初探	许维翰	22
谈对说英语的学生进行 汉语语音教学的问题	刘月华 刘广徽	42
“在黑板上写字”及相关句式	朱德熙	58
对“把”字句的进一步探讨	潘文娱	71
汉语真那么难学吗?	伍铁平	82
——语言对比漫谈		
略谈现代英语发展的 简洁倾向	傅惟慈 胡怀年	94
法语中施动者补语的用法	袁树仁	104

怎样提高学生的英语听力俞天民 117

汉语语法教学中的辩证法任宣知 125

谈谈科技法语教学张世鉴 130

怎样对留学生进行《文章选读》

课教学?郑万鹏 137

毛主席政论文章的语言风格董树人 144

词语的创造与革新陈亚川 163

——毛主席语言学习笔记

资 料

“把”字句研究概况雨兹 郑懿德整理 174

留学生习作中的病句分析佟慧君 186

谈谈普通话变调中的 两个小问题

徐世荣

教学普通话语音，碰上语音变化的问题，有时会感觉很麻烦。教学要避免繁琐，这完全正确，应该注意，但语音中某些变化现象，并非无故地产生，盲目地沿袭——并非全然无用。有些变化，起着口头上修词的作用，是在语言材料（如词汇等）上面附加一点儿东西，使之发出生动的情采（甚至是区分语意），这是词汇本身所不存在的，也就是所谓“语感”吧！现在不少人对汉语普通话的教学，喜欢探索语调问题。据我的领会，大家的探索，范围较宽，似乎不仅仅是一句话末尾音高的升、降、平、曲那种狭义的“语调”，可能还要求更多的内容，其中包括这里所要涉及的个别的语音变化问题。

普通话语音变化，如轻重音、儿化韵和变调等，大家都很熟悉了。这里不必多讲。这里只想探讨一下变调方面的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选字形容词，第二个字是不是一定要变阴平（第一声）？大家特别喜欢以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例，询问“好好”一词为什么有人变，有人不变？应不应该变？不变行不行？

不错，确实有这么一条变调规律：选字形容词的第二字不论

是哪一声调，都要变为阴平（原字是阴平的，仍读阴平，就无所谓变调了）。但这样简单地、机械化处理，嫌其不够周密、妥当；因为马上可以举出一些反证，如“缓缓地流动”，“默默地沉思”，“淡淡的白云”，“兰兰的晴空”，为什么并不变？

迭字形容词为什么要把一个字重迭起来？一般的解释是加强。加强仅仅是其中的一种作用，用重迭形式表加强，如“宽宽的”、“深深地”就是“很宽”“很深”。但如上面的举例，“缓缓、默默、淡淡、兰兰”如只解释为“很缓慢、很静默、很淡、很兰”却不一定合适；相反，不但不是加强，反而用重迭形式舒缓着语气，描写着沉静、平稳……另外，如“方方的面孔”“弯弯的清渠”是用迭字描写着喜爱的感情，决非“很方、很弯”。因此，在读法上就要分别处理了，也就是说，有的要变调，有的不应变调。

阴平是一种高平调值。普通话的描写声、势的词，如“稀哩哗啦”、“轰隆隆”、“忒儿楞楞”、“忽悠一下”、“滴溜溜乱转”等，都用阴平调读出，借高亢的声音描写声音、动态的强烈、快速等。再看，不论是什么音节、声调的词语，当高声喊叫时，都会因语调升扬而接近高平调。因此，迭字形容词中的一部分，为了加强语感，第二字变为阴平；第一字为了使人们听懂，所以保留了原调，第二字是重复，没有保留原调的必要，就采用变调办法，一面再读为重音，使它又高又重，增加了这个形容词的强劲力量。

更有趣的是在一部分迭字形容词后附缀“儿尾”，变读“儿化韵”，如“快快儿地”、“长长儿的”等。重迭是加强，“儿尾”是减弱（“儿尾”表温婉的语气，细、小、轻、微的事物、状态都加“儿尾”），矛盾着的形式却同在一词中存在。这种迭字形容词多数表达期望、祈令或要求。“儿尾”表示语气温婉，是期望，而又酌留余地，是祈令而并不严厉、生硬；在要求中，“儿尾”预示着要求满足时的喜悦心情。这样的词，兼具重音、变调、儿化三重变化。这样的词，一般不用来描写实际情况状态。试比一比下面

的三组举例：

雨，大大[·]儿地下吧！（期望）

因此，大大[·]地加强了信心。（实况）

老奶奶，您慢慢[·]儿走！（祈令）

她小心翼翼地慢慢[·]走过来。（实况）

这面旗要染得红红[·]儿的。（要求）

红红[·]的一张脸。（实况）

两两对比，上句重读、变调、儿化；下句除也要读重音外，不变调，不儿化。也许有人说，对于下句的“大大”“红红”同意不变调不儿化，而“慢慢”却似乎也可以变调、可儿化。对！这就是这条变调规律的复杂性。大多数写实况的迭字形容词不变调，不儿化，但有少数的词又可变调，可儿化。例如：“我这不是好好[·]儿的吗？”“远远[·]儿地站着”等，都是写实况，但为数毕竟很少。随手可以举出的例，如“重重[·]地打击敌人”，“狠狠[·]地批评”，“远远[·]地落后于群众”，“小小[·]的修补，无济于事”，“牢牢[·]地记住”，“白白[·]地跑了一趟”等等，大多是不变调，不儿化的。那少数例外，从“儿尾”着眼，还有个“十分口语化”和表示喜悦心情（如“好好儿”）以及“缩减程度”才使用“小字眼儿”（能够变“儿化韵”的词，曲艺界叫做“小字眼儿”，因为主要作用是形容其细、小、轻、微）的特点。“缩减程度”，例如“远远儿地”，“远远”重迭，是加强，但又加“儿尾”，是表示并不太远，和“远远地落后于群众”的距离概念是不同的。“慢慢”能用变调加“儿尾”，成为“慢慢儿”（mānmār），主要也是用“儿尾”表示活动程度之微。更有力的证明，是决没有说“快快儿走过来”的实况的。

因此，我个人对于重迭形容词的变调问题有如下的看法：

1. 不能一概变调。为了教学方便，可变可不变的就不变，在生活语言中，不变调也完全可以使人懂得，何必多费事；但经过变调，使语气感情表达得更丰富，那就是普通话语音中起积极作

用的好东西，就应该保留，教学中予以重视。

2. 附儿尾的必须变调。儿尾说明其十分口语化，又是期望、祈令、要求的语意的标志；描写实况而又附儿尾的，会有复杂的语感，也该相应地变调。（能不能附儿尾，初学普通话的人自然不知道，但有些文学作品，作者写出儿尾，通过朗读，学习普通话，就可做为依据）

3. 不附儿尾的不变调。这样的迭字形容词有两类：一类是不要加强语气，相反，在读说时要慢读，轻读，表现着安闲、宁静、舒缓……，一类是写现实状况的严重程度，读说时要快要重。

4. 表示期望、祈令、要求的语意的，如果书面上没有附儿尾，可不变调，读起来更有庄严感。“好好学习”就属于这一类。

总的说来，在教学上对重迭形容词的变调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考虑学员掌握的困难，能不变的就不变；但十分有用的，还是要变，可按附不附儿尾来决定。

第二个问题是上声（第三声）的变调问题。关于上声的变调，本刊第一期胡炳忠同志《三声变调及其教学》一文谈得很详尽，我完全赞同。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全上声”的使用频率极小，而“半上声”的使用频率极大。上声的另一种变调，一般叫做“变得像阳平”，胡炳忠同志把它叫做“升调半三声”，这个称呼也很不错。我在过去写过的书里，曾叫它“直上”，实际也是“升调半三声”的意思，不过为了与“半上”“全上”同时讲论，两个字的称呼更简明而已。

这种变调为什么不说它就是阳平呢？通俗的教学，说是“变得像阳平”，也只是说“像”而并非就是阳平。应该认识到，这两种变调（“直上”与“半上”）都是上声调位内的变体。这样理解有好处，不论在什么环境下变为“直上”或“半上”，它本身还属于读上声的字，使单字的调类系统保持不乱。“全上”ㄣ²¹⁴虽然使用频率不大（只用于单念和词、句末尾。词、句末尾还必须没有后

面紧跟上来的音节，如果词后面紧跟另一词，句后紧跟另一句，在语势紧迫的环境下，挤得它还是要变调的。处于句尾的，还必须不是强烈的下降语调，否则也要受到影响而变“半上”），但“全上”毕竟是有代表资格的这一调位的典型。两个变体：“直上” $\uparrow 24$ 和“半上” $\uparrow 211$ ，都各有其环境，一般地说：“直上”处于其它上声字之前，“半上”处于“非上声”字之前。变化的条件是后面跟上来的音节十分紧凑。因为“全上”调形的特点是最长而有曲折，在一个音节紧接一个音节成串的急速前进的语流中，这样长而曲的调形是不容其从容、完整地读出的。长而曲的声调与长而曲的声调快速连接，后一个如不被另外的音节干扰，它就能稳定地保持原貌，但却排挤着前一个长而曲的声调，使之不可太长，不可太曲——因为时间不允许重复出现这样两个特殊的调形！于是使前一个上声字保留着“全上”调值高低度的起点和终点，但却缩短，扯直，那就很像阳平的 $\uparrow 35$ 调值了。说的人，听的人对于 $\uparrow 35$ 还是 $\uparrow 24$ 的一度之差，是不大在意的；特别是讲普通话的人，习惯把四声分别念为平、升、曲、降，各有特色，升的，反正是阳平，说它“变得像阳平”，并无不可。不过，从理论上，最好认为它是“直上” $\uparrow 24$ ，是“全上” $\uparrow 214$ 的变体，这样容易讲得通。否则就无法解释：三个上声字相连，如“展览馆”等，第二字既变为真的阳平，第一字在阳平前为什么不按规律变半上而变直上呢！现在认为它不是真的阳平，就好说话了。

至于“半上”呢，“半上” $\uparrow 211$ ，是“全上”的前半截而又稍稍拖平其余尾。“半上”在阴平、阳平、去声、轻声前出现，这是由于后面的音节跟上来，压上去，挤掉“全上” $\uparrow 214$ 中后半 14 这个尾巴。这个尾巴为什么这么脆弱易掉？通过录声仪的音波形象来观察，才使我们更清楚。原来“全上”的调形 214 是前半 21 相当长，后半 14 相当短，夸张一点儿说，是个低降调最后附个上升的小尾巴，也不为过。因此，这个上升的小尾巴就很容易被后

面的音节吞吃了。

“直上”和“半上”比较，“半上”只是丢掉一个小尾巴，是“全上”的小变化；“直上”由曲折调变为上升的直调，是“全上”的大变化。为变化的等级（面貌差异的大小）排排队，是：全上→半上→直上。一般人认为没有什么变化的，其实是小有变化的“半上”。“变得像阳平”（直上）这样的大变化，才被人感觉出来。所以如对一般人说：“全上声”几乎不存在，他必定是愕然的。尽管他自己口里每天不知说多少“半上”，若让他单发一个“半上”调，却很困难，必然说“不会”，这是挺滑稽的事。这就说明“半上”是“全上”的小变化，人们浑然不自觉。但是它的应用却非常广泛。前头说过：“直上”处于其它上声字之前，那个上声字如是夹在句中，其实已非“全上”而是“半上”，那就是说，“直上”总是处在“全上声”字（在语句中的“全上声”字极少）和“半上声”字（在语句中“半上声”字极多）之前。“半上”则处于“非上声”之前。这个“非上声”，不但包括着阴平、阳平、去声、轻声，有时还包括变化了的“直上”。这是个特殊情况，不要以为与前面讲的规律抵触。这一点必须细讲一讲。

有不少人提出一个问题：“纸老虎”一词中的“纸”，为什么读法不一样？有人变得像阳平，有人不变，到底哪个对？

所谓“不变”，其实是小变化的“半上”，但是一般人并不觉得。“老虎”的“老”，按规律，在“全上声”“虎”字之前要变“直上”，而“纸”在“老”前，按规律本来也该变“直上”。但实际上决不能这样机械地按声调处理，还必须顾到词意。“纸老虎”的逻辑重音必在“纸”，这个词是毛主席曾经和“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对着说的，是和“死老虎、豆腐老虎”并提的。“纸”必须加重音量，既是逻辑重音，自然同时延长了音节，这样，就要求稍稍保留着“全上”的原貌，可是在下一音节的排挤下，不变又不行，结果就是小变化的“半上”了。肯定地说：读这个词，只能变“半上”，变

为“直上”是不对的，因与词意不合。由此得出一条结论：照变调规律该读“直上”的，遇到特别重音，还必须让位与“半上”。由此例说明，“半上”也有时在“直上”前出现了。连同上面说过的，句尾的字，如遇上强烈的下降语调（表肯定、承诺等语气的），“全上”也要变“半上”。这说明了“半上”应用的范围之广。

讲了两个变调规律中的小问题，说明了变调并非孤立的现象，它与儿化韵、轻重音等有内在的联系。教学中必须讲明这一灵活性，否则就要因为形式而损害语气感情的表达了。



关于汉语语音的若干问题

钟 稔

这篇短文准备提供一些资料性的东西，主要是试着用“国际音标”(IPA)来标注汉语拼音方案的声韵拼合总表、辅音元音表，圈定汉语的元音在国际音标元音表中的位置，同时也简单谈一些有关语音对比的问题。语音学界对汉语(这里说的汉语就是普通话)中某些音的标法有不同的意见，因此这里注的难免会引起争论，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一、声韵拼合总表(国际音标注)

二、辅音元音表(国际音标注)

三、元音舌位图

四、有关语音对比的一些问题

五、(附)汉语拼音方案、威托玛式注音法、法语习用注音法
声韵母对照简表

一、声韵拼合总表 (见表一)

二、辅音元音表 (见表二)

三、元音舌位图 (见表三)

以上三张表格(附在书末)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1、声韵拼合总表搞过不止一次了，但总觉得有些问题解决得

不够透彻。有的明显是相互矛盾的，也沿用下来没有处理。例如明明ê是一个音节，过去搞《北京语音表》时就挤不进去。又如我们从1958年起就承认yw是半元音，半元音属辅音，yw当然应该在声母中标出；与yw相拼的韵母，有的读音有变化，等等，这些都是应该解决的问题。这次不厌其烦地列出带国际音标的大表格，就是想把声韵的各种拼合情况较完整地表示出来，供大家参考。

a. ê韵必须独立标出。

b. ie ue 和 iu ui un 等用国际音标注清楚，对教学有用。

c. 向来说鼻音尾的韵母共有16个。总表一拼出来，就可看出，列入韵类的只有15个。少了一个什么韵呢？少了一个ueng。这个音只同w拼，w又作半元音（归辅音）处理，当然应在eng韵下与w去拼，而不再在合口呼一组末尾单列ueng韵了。

d. 尽量把普通话中确实存在的413个音节都收齐。另有五个作注处理，未收入：

hm	歟
hng	哼
m	噤
n	嗯
ng	嗯（吼、唔）

2、为了帮助学生弄清楚汉语的a e i到底有几个读音，这些读音又出现在哪些组合里，有必要在辅音元音表中作一介绍。归结起来不外是：

a 有三个，[a]是基本的，另外，在ang中读[ɑ]，在ian uan中读[ɛ]。

e 有四个，[ɤ]是基本的，另外，在en eng er中读[ə]，在ie ue 和 ê中读[ɛ]，在ei中读[e]。

1 有三个，除〔ɪ〕之外，在 z c s 后读〔ɪ〕，在 zh ch sh r 之后读〔ɪ〕。顺便谈一下后两个元音的标法，我认为宁肯借两个字母来用，也不要采用诸如 z 下加小竖杠的办法，因为那个小杠代表 Syllabic Consonant。象某些语言里单独划作音节的 n，它的延长是鼻腔共鸣的延长，辨不出元音特征（如能辨出，那就是某某鼻化元音了）。再如俄语的 u，读法很象汉语的 sh，俄语表示禁声，发 u—u（词典一般都收作词条），咧嘴、撮唇都可以。汉语的 zi 和 zhi 类音重读时可拖长声，拖的却是后面的那两个固定元音，不是 z—z 或 zh—zh，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ə〕有人注〔ʌ〕；〔o〕有人注〔ɔ〕。其实，〔ʌ〕（象英语的 cup）对普通话来说就偏低偏后了。北京话的 o，从高低来说，在〔o〕〔ɔ〕之间，前后位置又在〔ə〕〔o〕之间。既然 o 是略圆唇音，用〔o〕标注也未尝不可。

3、第二张表（“辅音元音表”）中一个较大的问题是儿化韵的标法问题。汉语拼音方案中的“-r”，一般标〔r〕，放在辅音的舌尖硬腭、闪音格中处理。这至少比放在舌尖齿龈、滚音（Rolled）一格中准确一些。但也必须指出，“-r”在北京话里，似乎又可以同前边的元音一起作带 r 元音（又译作 r 化的元音，即 r-coloured vowel）处理。国际语音学会出版的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曾列出 r-coloured vowels 若干组。如果采用这一条，不管是用什么标法，都必将牵涉到儿化韵的变化规则（加 r 或 er，变不变末尾的元音等等），这样，势必要在总表中加上相当数目的新符号。从教学方便角度看，还是放在辅音表中更恰当。（近年来，国外有些语音学家把英语 red 的 r 归到“半元音”中处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有关语音对比的一些问题

1. 汉英语音对比的一些问题

①清音浊音的问题

汉语和英语一样，全部元音是浊音。辅音中清浊音的对比情况大致如下：

汉语辅音中除了鼻音 *m, n, ng*，浊擦音 *r* 和边音 *l* 之外，全部是清音。加上半元音 *y w*，浊辅音也才七个。

英语则不然，浊音在辅音中占据优势，几乎比清音多二分之一。试看：

浊音 *b d g v z ʒ dʒ ð m n ŋ l r w j*

清音 *p t k f s ʃ tʃ θ h*

这样一比，关于英语作为母语的留学生在清浊音问题上应注意哪些方面，就不需要再多讲什么了。

②元音对比方面的问题

英语的 *apple* 和 *back* 中的 [æ]，北京语音中没有。从上面的元音表中可以看出，这个音在 [ɛ] 和 [a] 之间。一般说来，这个音夹进来捣乱的情形并不多见，可以不去专门讨论。

汉语的“天”[tʰien]，“切”[tʰʰie]，“月”[yɛ] 等音节中的 [ɛ]，与英语对比时可举英语 *air* 之类的作例子来教，困难并不大。

英语的 *up, cup* 等，用 [ʌ] 注元音，汉语中除了 *eng* 还可以用 [ʌ]（我们用 [ə]）之外，别的音节中没有这个音。使用英语的学生还常发 [ɔ] 的音，象英语的 *ox, stop*；或 [ɔ:]，象 *all, law* 中的那个音。汉语除了 *uo* 还可以用 [uo]（我们用 [uo]）之外，别的地方都不合适。

③zh 和 ch j 和 q

在用英语注汉语的近似音时，zh 常用 *judge* 注，ch 常用 *church* 注，然后加上：retroflex, de-voiced。这个办法是可以用的。但在英、美等国，有人发那两个音时，舌头平伸的情形也属常见，（因为平伸或略卷并不区别这些英语词的词义）于是又接

近汉语的j和q。结果zh ch和j q之间又发生混淆。看来，讲这几个难音时，说明一下各个音的舌位还是很有必要的。

④拼法和读法方面的问题

尽管汉语拼音方案中 ta, tian, huang 中的 a 国际音标要注成三个（见前），e 和 i 也有类似情形，但这种差异较之英文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英文的拼法极不规则，读法和拼法的差距相当可观，象人所共知的：[ai] 一个音，有十几种拼写法，诸如 I, by, pie, buy, eye, aye, bye-bye, high, bite, height, island 等等。或者同一个拼法代表几种不同的读法：lead [li:d] [led], tear [tiə] [tɛə], bow [bau] [bou] 等等，这种混杂的情形在汉语拼音方案中是极少见的。因此，相对地说来，英语作母语的留学生要掌握汉语拼音是没有很大的困难的。

2. 汉法、汉德语音对比的一些问题

首先涉及的，就是四个鼻化元音的问题。法语的鼻化元音是有名的特征，德语在 Bassin ([ɛ̃]), Chance ([ɑ̃]), 欧洲人也有标 [ã] 的), Parfum ([œ̃]), Ballon ([ɔ̃]) 等词中，是照法语的鼻化元音读的。有人翻翻汉语的语音书，没有见到那么一节，就以为汉语（普通话）没有这个问题。其实，方言且不说，就是在普通话中，鼻化元音也是有的，只是条件规定比较严。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在带 ng 的音节儿化的时候，r 前的元音就变成鼻化元音。因儿化而出现的鼻化元音大致有 ǎ 蛋黄 [tanxu ǎr]), ǎ 板凳 [pant ǎr]), ū (没空 [meik' ūr]) 等三个。同法语不能完全对上。

法语德语中的 [œ] [ø] 及其长音（如德语的 Höhle），普通话中没有。法语的 [ə]（如 de）同德语的 [ə]（如 gehoben）实际读法有差别，汉语的 [ə] 接近德语的，法语的 [ə] 略带圆唇。

汉语的 xī（如“希”“席”“洗”“细”）同德语的 ich, nicht 中的 ch 有差别。汉语发此音时，用的是舌面前部，德语用的舌面